

尚書考辨

尚書攷辨卷第二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鑿著

真古文尚書三十一篇攷辨

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六王縱橫百子
紛紛世之言六藝者原遠而流益分戶持一編罔知折
衷燔經之既于斯兆焉矣秦能漢馬滅不遂滅興不遽
興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書則今古文
爭焉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夫子刪述纂修著有定本孔
氏子孫克世守之古文書雖後顯而逾今文也遠甚其
藏秦博士之業不如宣聖家學之的也其出廿八篇之
得不如闕里故宅之完也其文程獄吏之隸不如科斗
舊書之古也其義歐陽夏侯之學不如臨淮世業之長

也故子政校其脫誤子駿訾其朽折康成疾其蔽昌元

朗譏其闕繆既盛終熄職是由乎若古文則通儒大師

莫不敦說焉或親問安國而人史編或陳發祕府以讓

博士或握持于流離兵亂之頃或授受于絕學將隊之

餘賈班校書東觀傳其讀應爾雅前漢藝文志曰叔重

博采通人取其字入說文盧涿郡以其近實欲刊正后

經鄭北海朔厥先師願竊比于二三君子然而東里之

舊藏已盡西州之秦書僅傳布流既廣舛譌亦滋說文

之傳特多奇字馬鄭所注間祿今文延至子邑時亦更

互最後鄭冲所授梅氏資以作偽而三十一篇則故真

也書之初出屋壁也體存科斗甄豐衛宏皆嘗校定後

人傳書漸加規折則隸古名焉隸古謂以隸字之點畫

存古文之形體或謂以

隸易古者非或謂一行豫章所奏實作此體唐天寶詔

隸書一行古文者亦非天寶三載包時人既樂其約易

從今文更定出于術包為集賢殿學士莫肯溯厥本初科斗原文不可觀矣隸古之本亦間存

焉嗚呼文字遷革猶為未務真雁錯出誰與釐剔用庶

先儒遺意叅稽眾家之說別真于偽俾讀者識其變古

知非後人所能仿佛也傳聞異辭莫不畢管訓詁乖隔

未暇是正云

虞書薛氏季宜書古文訓作夬書

敬攷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是今

文以堯典為唐書也陳氏壽三國志陸遜傳陸抗上疏有曰堯譜庸回唐書故戒抗所見

蓋今而虞書夏書不知其分畫何所說文僞堯典臯謨

文也皆曰虞書凡二十三引堯典僞虞書惟五僞禹貢甘誓

皆曰夏書

凡十三引禹貢傳夏書惟揚州貢瑤琨傳虞書亦誤也

梅氏所上分禹

貢前為虞書而以禹貢為夏書之首豈鄭沖之傳邪馬

鄭王本自堯典至胤征統名為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事

相連故不分也

見書杜元凱注左傳七年

二十日尚書虞

夏書所見即此爾夫甘誓後專紀夏事而連虞言之于

義無所取胡朏明從之非是顧寧人謂堯典亦夏書則

典謨專言虞事而目為夏書又覺未安顧說亦非也

左傳

僖二十七年引書賦納以言稱夏書孔氏穎達謂事關禹故為夏書愚以為所引非畢謨否亦當是虞書字之

也林少穎本正義之說而以虞史夏史分虞夏書夫堯

典篇末紀舜陟方乃死亦夏史所錄也此說亦未盡合

而典謨之當為虞書則斷不可易茲仍舊題實本說文

真同則從其最先者爾

舊虞書夏書等分題各篇之下紫氏傳總題于各代之前今仍

蔡傳以
便攷釋

又攷科斗書者周時之古文字正義謂形多頭麤尾細
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是也蓋古用竹筆
點漆而作字故其形狀然爾尚書孔壁所廢祕府所貯
向歆所校杜衡所傳下逮盧植所學皆科斗本也而晉
梅氏所上則爲隸古且云安國所定攷諸漢人安國不
聞有定隸古之說也科斗書頗難作故馬鄭王本皆已
變隸陸氏釋文以三家爲今文爲是也隸古之書不知
所起意魏晉儒者始有以隸定古者而鄭沖傳授如此
邪自唐改今文而傳者亦稀王伯厚曰唐孝明寫以今
字藏其舊本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
釋文並行今亦不傳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于宋

次道王仲至家困學紀聞又曰呂大防得古文于宋敏求毛

欽臣漢藝文志攷證今惟薛士龍古文訓為隸古本未知為梅

氏所上否也王伯厚所見其即此乎考程邈作隸有全

違古者有全因古者有減古者有增益古者而其形狀

則與古異程隸即今正書而無其波偃之勢蓋猶存古意也今淳化帖有程邈書故以隸

存古則或與隸迥別如古文虞作尙或與隸無二如古隸古則作歛

作書隸古則直作書今亦不能悉載止于篇題略識其槩云

堯大學薛本作堯

曰一作堯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記作勳說文薛本竝同欽明文思安安尚

及靈羅作案晏晏見後漢書第五倫傳章懷太子注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說文于上下

克明俊大學作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史記作便索隱曰今文作辨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前漢書成帝紀作蕃時古文未顯蓋今文也時

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

金氏履祥書表注曰蔡邕石經作庀朱氏鶴齡書 嶠 史記作郁

經考異曰蔡邕石經作度下同考石經今文也 嶠 史記作嶠

夷 尚書正義曰今文作織釋文曰考靈耀作周鏡 嶠 史記作嶠

日 史記索隱曰史記舊 嶠 史記作嶠 嶠 史記作嶠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嶠 史記作嶠

都三字摩滅也劉氏嶠曰本蓋言宅南 嶠 史記作嶠

本亦作譌見周禮註焉相氏之職索隱曰孔 敬致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 嶠 史記作嶠

文作柳史記作味 嶠 史記作嶠 嶠 史記作嶠

徐廣曰一作柳 嶠 史記作嶠 嶠 史記作嶠

言為然朱氏鶴齡曰集韻味古亦作味與古文字並真引今文以

注本亦作味也其周禮注曰度曰柳皆今文字並真引今文以

論周禮爾今薛本麻作麻或鄭古寅餞納大傳日平秩西成脊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

平在朔易史記索隱曰大傳作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厥民隩史記

作鳥獸毳毛說文毛部作毳毳又作瘼蓋奇字也帝曰咨汝羲暨說文

皞皞本同後和和音作和音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史記作正

日冕景迂云古文作正天寶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

日疇說文咨若時登庸放齊日胤子朱說文作絲薛本同啟玉

作明帝曰吁嚳訟釋文曰馬可乎帝曰疇咨若子采驩東方氏

經作鴈兜日都共工方史記鳩儻功說文人部作有教薛功是

薛本同所謂古文而異者也帝曰吁靜言庸違三國志作靖譜象恭滔

天或疑二字錯誤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父說文作倮薛本兪日於絲說文

同後凡父姓同

薛本作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

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

位岳曰否史記作德泰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

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又不格姦帝曰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我其試哉女子

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媿汭嬪于虞帝曰欽哉舊以此

典而分此下為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左傳作序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

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

嗣史記索隱曰今文作不怡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後漢

璣史記作不憚自序作不台玉衡以齊七政肆說文作肆薛木類說文

禮大傳于六宗望于山川徧史記于羣神輯史記作揖前漢五

瑞既月乃日史記前漢志並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史記作柴說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蔡傳

玉下九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前漢志作樂

當在此亦作三帛二生一死贊史記作摯薛本同釋文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釋文曰馬歸格于藝大傳祖

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

大傳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說文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

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徐氏廣史記注曰今哉流共工于幽洲孟子作州史記

同放驩兜于崇山竄孟子作殺莊子作殺見在三苗于三危經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孟子作放勳乃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

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

汝平水上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大傳作帝曰

兪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史記徐注曰今文飢汝后稷播時百

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大傳作訓說文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大傳夏寇賊姦大傳兇史記汝作

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史記作度致今文宅岫夷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其

工垂拜稽首讓于爰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正義曰馬鄭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

王本皆作禹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請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會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

史記作釋說文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說文作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蘇氏賦曰帝曰龍朕聖讒

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

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大傳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正義曰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右堯典一篇計一

敬攷今文當永嘉之亂而亡傳注之中略有可識大傳

殘闕散佚傳注中亦多采用太史公問古文說而未見

古文

亦不盡古文說也

藍本今文字而多攷變其

辭

司馬氏貞曰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為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尚書也考史公自作一家言故不妨有所熟

竄或據此謂孔安國定古文時亦有所增減大非

故篇中顯為史公所更易者

概不收取

如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之類

說文字多與隸古同時亦

異焉馬鄭王注古文而間用今文釋文及正義所有異

收而著之聊廣異聞不無疎漏爾

吳氏械王氏應麟朱氏鶴齡皆著有考異

吳著未見王著則見于漢藝文攷及困學紀聞朱氏因而廣之然猶多未備今復博收以附益之云又經

典流傳久必有譌但須有據乃可訂正臆為之說悉失

本意至王文憲動輒更張其作書疑遷移始遍殊非慎

重之道概從簡略懼滋紛紜也

又攷堯典一篇不但伏壁未分孔壁亦未分也梅氏所

上始分之猶可合也蕭齊又益以二十八字而一分不

可復合矣然當時猶未或信也至隋人表章之唐人疏
解之遂一成而不可易然識者未始不知其謬也蓋堯
典本取篇首字以名篇一僅為堯作典如史記之本紀
然雖曰堯典實亦舜典也古書名篇多取篇首字如皋
陶謨禹貢之類又如論語顏
淵子路之類孟子梁惠王公孫丑之類
類或各以篇中字如洪範金縢之類今合為一以復舊
觀其文事之本相連屬萬萬不能殊離則有目共覩爾

皋陶謨

薛本作
智孫謨

曰若稽古

吳氏澂曰今文無此四字疑是但不知何據也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迺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

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

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卑陶曰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玉篇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而塞說文彌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

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擇

日本又師師百工惟時撫說文于五辰庶績其疑無教前漢書

王嘉逸玉篇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天叙有釋文曰馬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釋文曰馬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後漢書作庸哉政事懋郭氏璞注爾雅

詰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釋文曰馬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

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張子曰贊贊襄哉舊以此上為皐陶

謨而分此下為益

搜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史記作孽

非孽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史記作孽

予乘四載隨山刊史記作乘前漢書同見地理志木暨益奏庶

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吠漕說文作容距川暨稷播奏庶

艱釋文曰馬本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

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萬曰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股耳目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會大傳作繪說文作繪釋文曰馬鄭作宗彝藻大

作噪說文作環薛本火粉米說文作粉絲薛本作粉黼黻絲鄭

同釋文曰本又作藻薛本火粉米說文作粉絲薛本作粉黼黻絲鄭

見禮作希補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史記索隱曰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前漢書作七始詠見律歷志以出納五言

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

時候以明之撻說文作達薛本同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左傳作賦見襄二十七年

納以言明庶左傳作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

敷同日奏罔功史記多帝曰二字無若丹朱傲說文作暴薛本同惟慢遊史記作游

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說文作朋薛本同注于家用

殄厥世史記此間多禹曰二字予劓若時娶于塗說文作塗薛本同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史記作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曰蓋今文尚書脫漏史公取以為言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說文作邛薛本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

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白虎通施象刑惟明夔曰憂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大傳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鼓

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踳踳劉氏向說苑作鶴鶴見辨簫

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

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

曰元首叢脞說文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右

陶謨一篇計九百有六十有八言

敬攷臯陶謨一篇可合不可分者也自伏生以及馬鄭

王未嘗不合也蓋古文增多十六篇內原有棄稷一篇

今不能偽作其辭而分臯謨以當之然名雖強分實亦

不能不合故傳釋汝亦昌言必曰因臯陶謨九德故呼

禹使亦陳當言則情事貫通不能卒分也審矣何如仍

合者為蕩邪

夏書

薛本作夏書

禹貢

釋文曰或作贛薛本作命貢

敬攷凡書之作必有所主堯典臯謨主舜而作故謂之

虞書禹貢主禹而作安得不謂之夏書蓋自初脫稿後

厥理固當如此傳謂禹之王以是功斯為得之孔疏謂

初在虞書而夏史抽入或仲尼退第皆非也王魯齋直

升此于禹臯二謨之前并為夏書亦失之矣

禹敷

史記作傳

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

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史記作鳥前漢書同見地理志考尚

書正義鄭王竝作鳥正義又曰孔讀鳥為鳥是初亦作鳥作鳥天寶所改也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

河濟漢志作涉說文薛本河惟史記作沔說文同兗史記作沔說文同州九河既道雷

夏既澤灘史記漢志竝作漚薛本同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

墳厥草漢志作少薛本同惟繇說文作繇薛本作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史記漢志竝作年馬鄭本同見釋文乃同厥貢漆絲厥篚漢

作柴薛本同織文浮于濟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淮淄漢志

作惟薛本同其道厥土白墳海濱漢志作瀕薛本同廣斥史記作溇漢志同玉篇作瀆史記又

多厥田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

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史記作麇薛本作禽絲浮于汶達于濟海

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漢志作壁薛本同篇內同既豬史

作都篇內同東原底平厥土赤埴釋文曰鄭作埴薛本作載墳草木漸包說文作

本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漢志作狄

同周禮註天官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說文作玼珠璣史記

床人薛本同並作泉與說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說文作滂淮海薛本同

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漢志作道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

說文作篠簞釋文曰或作薛本作鳴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琨漢志作璠

本作瓊簞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

貢浴史說作均漢志同釋文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

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史記作潛薛本既道雲土夢

史記漢志茲作夢士沈氏括筆談曰后經倒上夢字唐太宗作

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漢志作旄

革惟金三品鄭註考工記作榘榘栝柏檮漢志檮檮丹惟

釋文曰又作榘榘栝柏檮漢志檮檮丹惟

箭籛格說文作栝薛本同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

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史記多漢逸史記作踰漢志同于洛史記作雒漢志

同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澗澗既入于河柴波史記索隱曰今文作

喬史記同鄭註周禮同釋文曰馬本作播尚書正義曰既豬鄭

馬鄭王本皆作播鄭註周註作播所謂襟以今文者也既豬鄭

周禮作都見職方文導荷漢志同澤被孟史記作明漢書豨史記索隱曰爾

為然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

泉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史記作汶薛本同索隱曰一作嶧又作岐既藝史記作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辰績厥土青黎史記作鬻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

纁谷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漢志作頃薛本同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汙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

既從灃漢志作鄆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史記作敦物至于鳥鼠原隰

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

厥賦中下厥貢惟球史記作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

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史記作昆崙薛本同析支渠搜漢志西戎

即敘導岍史記作泝漢志同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底史記作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桓山至于闕石入于

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史記作倍

同薛本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台黎漢志餘波入于流沙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史記作盟漢志及薛本同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史

作邳郭注爾雅作坯見釋山北過降薛本水至于大陸又北播

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漾史記作漾東流為漢又東

為滄史記作倉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漢志同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薛本作為朱氏鶴齡曰石經及監本皆作于今本多作為鄒季

有定匯金氏履祥曰當作漢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湍漢志作軌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

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灑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

史記作與漢志同玉篇作璵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滌源史記作原漢志及薛本同九澤既

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祇台心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漢志作內薛本

同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漢志作憂薛本同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

里綬玉篇綬為古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右禹貢一篇計一千有
一百有九十有四言

甘誓薛本作
作新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

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說文作剝釋文曰馬本
作巢與玉篇切韻同絕其命今予惟

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

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史記

作帑周禮司厲註
鄭可農引作奴戮史記
作修汝右甘誓一篇計
八十有八言

商書薛本作
樹書

湯誓薛本作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

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孟子借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賚史記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右湯誓一篇計一百有四十有四言

盤國語作般釋文曰木亦作般庚左傳作盤庚之誥見哀上

薛本無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慙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

于茲重我民無盭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

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木部作皂椽

部作皂椽薛本作皂椽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

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

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說文作譎薛本同告

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說文作慙

慙薛本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

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說文作拙薛本同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

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

安不昏尚書正義曰鄭讀為作勞不服田畝越釋文曰日本其罔

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壽乃敗既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后經殘碑作命何及相時儉

說文作懋薛本同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左傳惡之易也

十四若火之燎于原不可禦迺其猶可撲滅則惟汝唐后經明

汝俗本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后經殘碑

舊器非求后經殘碑作殺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

敢動用非謂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

有志汝無侮老王氏應麟漢藝文考成人無弱后經殘碑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

厥死用德彰厥善邦國語作國下同見之滅國語多惟國語汝

周語內史過引

衆邦之不滅惟予國語作則維余一人有佚國語作是有逸罰凡爾衆其惟致

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漢藝文考曰口罰及

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釋文曰馬其本作單

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

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惑石經殘碑作高鮮以不

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間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

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石經殘碑作爾以汝遷安定

厥邦石經殘碑作國又多一人字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厥

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石經殘碑作勉自怒石經殘碑作怒曷瘳汝不謀長

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

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

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石經殘碑作知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

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

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石經殘碑作近則在乃心我先后

緩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具乃具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釋文曰本又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漢藝文考曰鳴呼石經殘碑今

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石經殘碑念以相從

谷設

石經殘碑作翁

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願越不恭暫過茲究我

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左傳作其有願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

俾易種于茲邑見哀十一年蓋引者所節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

石經殘碑作罔

台民

建大命今予

石經殘碑作我

其敷心腹留腸

正義曰今文作夏腎腸

歷告爾

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

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

石經殘碑作按

績于朕邦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石經殘碑多一今字

爾謂

石經殘碑作惠

朕曷震

石經殘碑作世

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

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

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

石經殘碑作乘

哉予

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蒸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終于貨寶生
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右盤庚三篇計一千有二百有八十有三言

敬攷盤庚本一篇也紀事紀言相問成文而意脉亦相
貫今文之合是也梅氏所上分而爲三攷諸正義則馬
鄭王咸已分之三氏本諸聚書索書本諸孔壁則安國
當已分之不始梅氏也夫三篇各有原起各有結束分
之亦自不悖與舜典益稷不同日而論矣

高宗彤日

薛本同

高宗彤日越有唯雉祖已日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日惟
天監下民

史記無民字

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史記少一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史記作附前漢書作付見孔光傳

命正

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紀無豐于昵史記

作母禮于奔道 右高宗 形日一篇計八十有二言

西伯戡黎郭注爾雅作堪見釋詁大傳作伐書史記作伐徐注 日一作汎又作者說作伐魯薛本作鹵伯成魯與說

同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

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史記作虐用自絕故天

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

不降威大命不摯說文作斐 薛本同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玉篇作立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

之既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右西伯戡黎一篇計 一百有二十四言

微子薛本作 微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

用沈酗說文作酌薛本同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究卿士師師非皮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今殷其淪史記作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徐注曰一作無舟航殷遂喪越

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史記作往索隱曰蓋亦今文

起作出往考鄭注作往釋文及正義無聞或大傳注中語也吾家耆釋文曰字遜于荒史記

于今爾無指作故告予顛隳文薛本並同若之何其父師若曰

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涕其耆長舊

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史記作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降監殷民用又讎釋文曰馬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

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作退薛本同商其淪喪我罔為臣

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論衡作孩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

靖釋文曰馬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遜右微子一篇計二百有三十有七言

周書薛本同

牧說文作母玉篇古文尚書作晦薛本同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說文作戊

又作戊薛本同右秉白旄以麾曰逖郭注爾雅作邊見釋詁薛本同矣西土之人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及庸蜀羌豳微盧史記作禮薛本同彭濮人稱郭注爾雅作爾見釋言爾戈比爾

于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犯弗咎史記作自棄其

昏棄厥史記多豕遣王漢藝文考曰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

多罪迪逃南漢書作通逃多罪見谷永傳薛古注以為今文秦

今文牧誓異也是崇前漢書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

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助哉夫子尚桓桓說文作桓桓薛本同如虎如貔史記作罷如熊

作如罷史記作罷徐于商郊弗迓史記作不禦釋文曰馬本作

字是鄭亦作禦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

有戮右牧誓一篇計二百有四十五言

洪公及君守史記同範薛本作

敬及左傳三舉洪範文皆稱商書見文四年成六年襄七年說文四

舉洪範文亦皆稱商書見解字燁字經文曰十有三祀

夫周曰年周書不當稱祀此其果商書與而馬鄭等皆

以為周書梅氏所上因之考洪範雖箕子之言實王武

王而作也且其事當牧誓之後而其篇亦當次牧誓之

下姑仍周書舊第以俟攷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史記作於手前漢書

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

曰我聞在昔鯀墜說文作墜石經洪石經殘水汨漢藝文考曰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異史記洪範九疇史記作彝倫攸敘說

作釋薛鯀則殛釋文曰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作羞考漢五行志所載諸家

尋之徒皆未見古文者也惟向歆與見古文而五行傳乃用五

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漢志作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

皇極次六曰乂石經殘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說文疑次八曰

念用度徵次九曰嚮前漢書作響用五福威史記作畏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又明作哲大傳作哲見尚書正義鄭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

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史記作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活朋石經殘碑人無有比德

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朱氏考異

于極不罹大傳作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尚書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斯其惟

皇之極無虐釋文曰馬獨朱氏考異曰大傳作毋侮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史記無德字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無漢藝文考曰偏無石經頗今本皆作坡開

以頗字聲不協詔改遵王之義無有呂氏春秋作或作好說文

同薛本也見唐書藝文志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史記作不見張釋偏無

黨王道蕩蕩蕩蕩偏王道不平史記作便便徐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史記作王極之敷言是彙是訓于帝其

訓史記作順裴注引馬融說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史記作

引王肅說解順字是馬本亦作順也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王六石經殘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

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史記作內友柔克沈潛左傳作漸見文剛克高

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石經禪殘凶于而國入用

側頗僻戶經殘碑作僻民用借或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史記作濟曰蒙曰驛史記作日曰克鄭本作日濟曰圍曰彘

職曰貞曰悔說文作解凡七卜五占史記多一之字考集解

用二衍或史記作或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乃卿士謀及庶人戶經殘碑作民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八度微曰雨曰暘曰燠史記作與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

各以其敘庶草蕃庶說文作繁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鳴若曰豫大傳作茶史記恒煥若曰

急恒寒若曰蒙大傳作蒙史記恒風若曰王省史記作省裴注

字是馬本亦作青也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

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

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右洪範一篇計一十有四十二言

金縢薛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說文作不愈薛本同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史記作穆

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史記作質為三壇同墠

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史記作戴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史記作王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不

史記作負索隱曰尚書丕鄭讀為負考釋文及正義鄭讀曰不與索隱異後漢書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今文作負漢

儒承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

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

之降寶史記作孫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

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史記作過詢衡是吉公曰體史記作

曰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史記二

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盥之匱中王翼郭注兩准作日

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說文作辨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請史記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大傳作雨見漢書

同論衡見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

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論衡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釋文曰馬公命我勿敢言王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曰馬我國家禮亦

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右金縢一篇計四

大誥薛本作

王若曰猷大誥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猷鄭王並同見正義前漢

傳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釋文曰馬于我家不少延洪

三七一
司馬遷
史記卷之五
周本紀
三

惟我幼冲人無與班之凡用可之者如之上之其之日之不之有之木之也

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賚敷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

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說文作我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蠶股

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疝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

周邦今蠶今翼日民獻困學紀聞曰大傳作儀王莽大誥作獻儀蓋莽時古文已立學故此兼用今古

休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

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用予

伐殷捕播臣爾庶邦君越庶事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

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曰無

志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

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

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

違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棗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予

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予前

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獲

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鄭王本于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
出蓋先備見下有而上無謂其厥而妄增之考此一經謂厥考
翼下十二字也鄭王本重出必有所受且于肆予曷敢不越即
義亦通必非妄以意而增之也正義說非

教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山哲亦惟十人迺知上帝命越
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
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
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但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右大誥一篇計六
百有四十有九言

康誥

薛本作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

說文作霸
薛本同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勤釋

日一本無
此二字

乃洪大誥治

蘇氏軾謂此上皆洛誥
之錯簡先儒多從其說

王若曰孟侯朕

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周學紀問曰大傳多一俊
字荀子引書曰克明明德

疑卽此也
見正論篇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

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助肆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

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

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覆

于荀子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瘝乃

身敬哉天畏郭注爾雅作渠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懋左氏作茂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釋文

亦作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

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

蔡傳曰又曰當劓刑人無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在非汝封之上劓刑人無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

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

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作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
未有順事見致仕篇宥坐篇亦有此

經汝作予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凡民自得罪寇攘茲尤殺越人于貨督孟子
作閔不畏死孟子多凡
民二字說

文罔弗說文同孟子作不愆孟子王曰封元惡大愆矧惟不孝不友子

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

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親兄不友弟不共

弟罪不相及見昭二十年正義曰此雖言康誥曰胤引康誥之意非康誥之全文也考此說是觀二處不同可見不率

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

大譽弗念弗庸燦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作惟文王敬忌一人

節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

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弭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國語作怨

不在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

非彝蔽時忱丕則敬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右康誥一篇計九百有一十有八言

酒誥薛本作

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書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若曰
而有成字考三家歐陽大小夏侯也是今文亦有成字

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志庶邦庶土越
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
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鄭註周禮作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蕤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
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
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背殷
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
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
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
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

釋文曰又作逸亦作佚

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

心惟荒腴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
腥聞在上放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隆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
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說文以歸于周子其殺又惟殷之
作拘迪諸臣惟工乃滴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
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
毖勿辯乃司民滴于酒右酒誥一篇計六
百有六十有二言

敬攷劉向以古文校今文此篇與召誥皆有脫簡者也

三家之本絕無以知所脫為何簡無以知所脫之簡加
增與否惟大傳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而王伯厚
以為脫簡之文見漢書然此乃伏生所舉非三家脫簡
也楊子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豈當時知酒
誥有脫簡空其中段而後人不得其辭隨又合之邪

梓大傳作梓梓文材薛本作梓日本亦作梓仔仔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

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鷹殺人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姦兇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

人宥王攷監厥亂為民論衡作疆人有王問賢厥率化民出效力篇蓋今文也曰無胥戕

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說文作婦王篇蓋今文也婦合出以容王其效邦

若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

稽田既勤數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恒備惟其

塗說文作敷塗本同下同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

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釋文日馬本作附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釋文日又作斲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右梓材一篇計二百有五十有

四言

召誥薛本作召堯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册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
既命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燦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
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說文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說文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嗚呼論衡作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

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

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
小臣敢以王之讎釋文曰字或作酬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

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右召誥一篇計七百有三十言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
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
食佯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
禮祀于新邑歲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

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功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

始燄燄前漢書作庸庸見梅福傳時古文未立學蓋今文也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伴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孟子無惟字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頑說文作攸薛本同朕不暇聽朕

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傳多之

德二烈奉答大傳作對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威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冲于夙夜茲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
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
未克敕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曰公定予徃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公弗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佅來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
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太室禲王命

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右洛誥一篇計七百有六十有六言

多士薛本同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

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釋文曰馬本作翼正義曰鄭王本亦作翼殷命惟天

不弔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為惟

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釋文曰又作僭馬本作肩薛本作僭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勿四方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生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
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
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
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
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斤經殘碑
無違二字作元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
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論衡作夷憐見雷虛篇爾非予罪時
惟天命王曰斤經殘碑多告爾二字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

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戶經箋碑作維

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

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

漢藝文考曰戶經作維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

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右多士一篇計五百有七十言

無大傳作母因逸薛本作七俗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戶經箋碑作青之艱難乃逸戶經

作勉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漢藝文考曰戶經作勉乃諺戶經作意既誕戶經作延否戶經作不則

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

宗嚴釋文曰恭寅畏天命自度戶經作亮治戶經作以民祗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即位乃或史記堯論語陰喪服四制作諒開田學紀三年

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坊記作雍不敢荒寧嘉靖史記作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史記五年田學紀

經作百年領氏后經殘碑考亦云然漢五行志劉向傳杜欽傳

皆曰高宗百年蓋今文作百年可馬問古文說記憶德味確故曰

五十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

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

昇釋文曰馬服即康功田功撤梁懿恭懷保小民漢藝文考曰

惠鮮后經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楚語作惠文王不敢盤後漢書作樂于遊田以庶邦惟正楚語

政之供楚語作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

自今嗣王則其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戶經作毋以萬民惟

正之供前漢書作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無皇戶經作毋曰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

之迷亂剛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譖張為幻此厥不聽戶經殘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戶經作人乃訓變亂正刑共脫六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嗾汝則皇戶經作况王自戶經殘或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啻不敢舍怒此厥不聽人乃郭注兩或譖郭注兩雅作張

為幻曰小人怨汝訾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

斤經殘碑 監于茲 右無逸一篇計五 無其字 百有八十有九言

君爽薛本作 西爽

周公若曰君爽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斤經

道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日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

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遘惟人在我後嗣漢書作嗣 事見 傳子孫大弗

克恭上下遺佚漢書 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謫 漢

書作夜棗忱 乃其 漢書 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

我道釋文曰 馬 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爽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
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維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
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爽天壽平格
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罔命厥亂明我新造
邦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編衣作周田觀鄭注曰寧編衣
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
我有夏亦惟有若
說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釋文曰馬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說文冒作昭文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

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

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豈乘茲大

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

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

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

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柴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才一篇計

七百有四
十有八言

多方薛本作
多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

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勑于帝之迪釋文曰馬乃爾攸聞厥圖帝之

命不克聞于民之歷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

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紓于民亦惟有夏說文多之民叨憤

說文作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

湯刑殄有夏惟天不弔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

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

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
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
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
逸圖厥政不錮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臾鄭本作夏見大雅皇矣正義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
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

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

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

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

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大傳作賦用學紀問引小大多正大傳作收爾罔不克臬釋文曰馬作剝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

乃事爾尚不息說文作崇玉篇薛本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

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

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逃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右多方一節計七言

立政薛本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說文常任準石經殘碑作粹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

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乃政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石經殘碑多一亂字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

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嗚呼其在受德說文作恣薛本同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說文作焯薛木同見三有俊

后經殘碑作會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丞三臺阪

尹文王惟克后經殘碑無克字厥宅后經殘碑作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遠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后經殘碑作茲丕丕基后經殘碑作其鳴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

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

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及我受民嗚呼予口已受漢藝文考曰后

以前人之徽經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則克宅漢藝文考之克由一作繹之茲乃併又國則

罔有立政用檢說文作諡釋文曰人不訓于經殘碑德是罔

顯在經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

國說文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觀大傳文王之耿經光以揚武王之太烈大傳嗚呼繼自

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藉公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右立政一篇計六

顧命薛本作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釋文曰馬甲子王乃洮頰說文水相被

尚書卷之三
三

冕服憑

說文作凭 薛本同

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臚陳

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遠

斥經殘 碑作通

殷集

斥經殘 碑作就

大命在後之伺

文釋

日馬本 作訓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

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

斥經殘 碑作即

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釋文曰馬 本作成王

崩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倕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

命士須材狄設黼屨

漢藝文考曰 斥經作衣

綴衣牖間南嚮敷

說文 作布重篋

說文 作莫

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

玉篇 作甚

席綴純文具仍

凡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立

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說文赤刀大訓引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皆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鄭本作車見周禮註典在賓

階而綴鄭註周禮作輅輅在阼階而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

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釋文曰馬弁執戈上

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

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說文

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隋太史秉書山賓階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

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

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

唱王三宿三祭三陀

釋文曰馬作誥說文玉篇薛本並同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齋宅授

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舊以此終顧命而以此下為康王之

誥今依馬鄭王本正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父

武誕受茲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

漢藝文考曰一作力

賞罰戡定厥

功用敷

說文作敷

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

右顧命一篇計七百有五十有九言

康王之誥

薛本作康王聖堯

王若曰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庶邦侯甸男

衛惟予一人剝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

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書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一篇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

有康王之誥一篇計一百有三十有七言

敬攷二篇文事連屬伏生之合其最得乎但書序已分

為二然如舊所分則諸侯出廟門侯語勢未已且高祖

以上皆終顧命之事王若曰以下始專為康王之誥爾

以文論之則無壞我高祖寡命可以別作王若曰可以

別起孔氏謂諸侯告王上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
其義則出入異篇抑又何邪要當以伏生不分為正必
欲分之則馬鄭王三家差優信古非好異也

呂孝經表記緇衣竝作甫其他刑薛本作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釋文曰今荒大傳多度作鄭本多一詳

天官大宰之職刑以誥大傳四方王曰若古有訓崇尤惟始作

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鳩義釋文曰本茲究奪大傳作敗說

攘矯虔苗民弗繼衣用靈繼衣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妻始淫為劓刑說文作剕說文作剕說文作剕說文作剕說文作

庶孽七字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罰民興雷漸混混焚勢罔中

于信以獲詛盟虛威虺戮方論衡作告無辜于上論衡作

上帝監民罔有譽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過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
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鯨寡無蓋皇帝清三國志作親問下民

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大傳多折前漢書作愆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後漢書作爰制百姓于

刑之中後漢書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彝典獄非訖于威惟

訖于富敬忌表說多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

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

夷播刑之緇衣多迺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

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調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

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後漢書作乎人見揚賜傳

句亦今俾釋文曰馬本作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釋文曰來有邦有土告爾祥

後漢書作詳見劉愷傳注引尚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

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釋文曰馬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

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說文作緇有稽無簡不

聽具嚴天威墨史記辟周禮疏云夏侯疑赦其罰百鍰史記

周禮疏云夏侯關實其罪剔辟疑赦其罰惟倍史記作倍

歐陽說作率

閱實其罪荆

大傳作厲史記作廣玉篇作辟

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

疑赦其罰六

史記作五徐注曰一作六

百錮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錮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

後漢書作揆見劉愷傳下句同

輕下服

後漢書少二字下同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後漢書作時見應劭傳下

同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

困學紀聞曰大傳作矜哲

漢書作縲哲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

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成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寶惟府華功報以庶尤說文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天罰不極庶民固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

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右呂刑一篇計九百有五十有二言

文侯之命薛本作文侯作命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於資澤

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

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于前文人汝

多修并說文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節寧爾

邦用資爾秬鬯一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右文

命一篇計二百
有一十有二言

費史記索隱曰大傳作鮮史記作盼徐注曰一
作顯一作獨裴注曰尚書作柴說文作柴誓薛本作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哉史記作陳鄭注
周禮同見雍氏

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借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今惟淫舍牝牛馬杜鄭注周禮作駮釋
文曰木又作駮乃獲斂乃筭鄭注

作無敢傷牝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郭注爾雅作逸罰邢氏
闕疏曰今文見釋言馬牛

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

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

惟征徐戎時乃糗說文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

遂史記時乃楨餘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右費誓一篇計一百有八

十有二言

敬放鄭注百篇之第此篇在呂刑之前為九十七蓋為

成王時事不當居平王之後然文侯之命天子之事也

費秦二誓諸侯之事也諸侯列天子之後于義為長宜

仍舊第不必從鄭也

秦誓薛本作蘇斷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

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

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作來惟今就慧慧

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

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說文作佗佗勇夫射御不遺我尚不

欲惟截截說文作截善誦釋文曰馬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

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大學作介臣斷斷說文作留猗大學作兮無他

技釋文曰本亦作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大學多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吝如大學作若自其口出是大學能容之

以大學多保我子孫黎民亦職大學作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大學

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大學作通是大學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說文既隍曰由一人邦之

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右秦誓一篇計二百有四十八言

敬攷右書三十一篇萬有五千四百六十二言乃孔壁

之真古文也洵四代之法物百王之整範矣其事信其

言古其體完其氣沛乎其不可禦讀者誠能通其訓故

以求其義蘊則三十一篇之中天地萬物帝王政治典

禮之詳事世之變皓首窮之而莫能盡其道卽得其緒
餘則文辭之淵彝古與奇正闔闢極其致變化出沒盡
其神觀其謀篇謀章練句練字求諸六藝中易詩固將
遜焉而何論其下焉者蓋無意爲文而自負乎莫尚也
視爲書之補集成章真意索然者直鼎彝之與瓦缶不
待辨白而瞭然矣